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 扩展期刊
-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文献目录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
期刊目录 (MLA Directory of Periodicals) 收录期刊
- 美国EBSCO学术数据库收录期刊

YANGTZE RIVER ACADEMIC

长江学术



武汉大学主办
语言文学类学术期刊
双月刊

2025 · 4

《长江学术》投稿须知

一、刊物概况

《长江学术》是中国语言文学类学术期刊，从2025年起由季刊变更为双月刊。欢迎具有学术性、前沿性、思想性的稿件，对视角新颖、选题独特、有创见、有卓识的文稿尤为重视。经典栏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汉语研究、语言研究、文献·考据等，特色栏目：海外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学者与学科、文史钩沉、名家访谈录、学术对话录等。

二、投稿方式

（一）请径投电子邮箱：cjxs@whu.edu.cn。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寄样刊2册。

（二）文稿如有不允许删改和作技术处理的特殊事宜，请加说明。

（三）投稿须附作者信息：姓名、学历、职称、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图片须附JPG格式原图；译稿须附外文原文以及原作者（或原出版单位）的授权证明。

（四）联系方式：本刊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道 武汉大学文学院《长江学术》编辑部

邮编：430072 电话：027-68754382

三、编排规范

（一）每篇10000-20000字，如有图片，字数宜相应缩减。

（二）一律采用电子文本，一般为word文档，如有生僻字另附PDF文档。

（三）使用简体字，涉及古代典籍使用繁体字或异体字须加以说明。

（四）正文内各级标题依次标示为：“一、二、三、”“（一）（二）（三）”“1.2.3.”“（1）（2）（3）”，诸如此类。前言、结论不加序号。

（五）人物称谓直书姓名，不加虚衔和褒贬之词。

（六）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图表序号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勿使用“上世纪”等指代不明的用词。概数使用汉字，如三四个、五六十、二十几年等。非公历纪年用汉字括注数字，如：清咸丰十年（1860），但注释中刻本等包含的非公历纪年不需括注。

（七）正文中一般不直接出现外文，外国人名和地名、某些特定术语等采用汉译，括注外文。

（八）文中图、表均须有编号和名称，两者之间空一字间隔，末尾不加标点符号（如：表1 现代汉语普通话代词的单复数标记）。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图号和图名位于图下方，表号和表名位于表上方，均居中。图表的注置于图表下方，末尾加句号；资料来源置于表注之后，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九）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所在单位（具体到院系或研究所）、职称、研究方向。标题后作者姓名下方加括号注明单位信息，包括：学校、学院、省份、城市、邮编，多位作者分属不同单位的，在作者姓名后以上标方式按序标注，姓名和单位序号对应。

（十）基金项目应包含基金名称、项目类型、项目名称、项目号。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243）。一篇文章只署一个项目。

（十一）摘要和关键词：

1. 摘要300—500字，是对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以第三人称方式摘取文章要点，不作自我评价，不出现“本文”“笔者”等字样。不宜使用不常用符号和术语，首次出现不常用简称、外文缩略语和缩写词应括注全称、中文翻译或解释。

2. 关键词3—6个，应简洁明了，易于理解，便于搜索。为公知公用的专业类核心词汇，依限定性降序排列。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或专业词表中选取，避免使用生僻词或过于专业的词汇，不使用太泛指的词如“理论”“意义”“文化”“构建”“反思”等；尽量不与标题重复，以利扩大检索范围。

（十二）英文：

1. 英文标题：句首及每个实词、感叹词、5个及以上字母的虚词首字母大写，介词、连词、冠词小写；主标题与副标题之间用冒号。

2. 英文摘要（Abstract）：内容与中文一致。

3. 英文关键词（Keywords）：首字母大小写规则同英文标题；关键词之间用分号，最后一个词后不加标点符号。

4. 作者姓名：一般用汉语拼音，姓、名首字母分别大写；外籍作者用本名。

5. 作者单位，以大学为例依次为：学院或系，学校，城市 邮编，省份，国名。

6. 英文中首次出现的音译名称括注中文。

（十三）引文和注释：

详见《〈长江学术〉文献引证体例》（载长江学术网站、长江学术微信公众号）。

二〇二五年第四期(总第八十八期)

长江学术

(双月刊)

YANGTZE RIVER ACADEMIC

特约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卜松山[德国]	川合康三[日本]
王本朝	王兆胜	王德威[美国]
叶舒宪	朴宰雨[韩国]	朱国华
刘 勇	孙海青[美国]	李宇明
杨慧林	吴 俊	何莫邪[挪威]
张福贵	陈平原	陈尚君
陈思和	陈 洪	陈晓明
欧阳友权	周 宪	赵稀方
聂珍钊	高 玉	曹顺庆
彭玉平	蒋述卓	蒋冀骋
程光炜	温儒敏	詹福瑞
戴景贤		

编委会

主编

方长安

副主编

熊桂芬 孟国栋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亭	方长安	王兆鹏	张箭飞
李建中	陈文新	宗福邦	尚永亮
於可训	孟国栋	赵世举	涂险峰
萧 红	萧国政	熊桂芬	

社长

于 亭

英文审定

陈 溪

编辑部主任

杨欣欣

长江学术 目 录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种特殊形式的传播与接受

——线装本《志摩的诗》之批评与改版·····方长安 李瑞雪(5)

人民主体性的历史建构

——论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经验价值·····宋剑华(14)

身份认同焦虑与城镇形象建构

——论 21 世纪以来“70 后”作家的城镇书写·····吴敏(26)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 唐代文学专题

白居易诗“伊水分来不自由”现地研究与 GIS 互动平台·····简锦松(39)

登青云梯,入彭蠡湖:李白寻绎谢公风雅·····陈伟强(65)

唐代的山林传统与隐逸精神价值蛻嬗·····程磊(78)

海外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 唐诗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盛唐到晚唐的题画诗·····[美]艾朗诺 著 王毅 译(90)

文献·考据

《老子》“见素抱朴”新考
——结合出土材料论“见”依“寻”解萧红 赵天雨(102)

《论语正义》刊刻始末新证吴柱(110)

桂馥传录校勘《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七八之九震“韵”考论.....董靖宸 董岑仕(121)



中国邮政报刊发行
China Post Newspapers & Periodicals Distribution

随心订阅
“邮”享生活



扫码订阅《长江学术》

• 报刊在线订阅网址 BK.11185.cn
• 客户订阅电话 111185
• 全国邮政营业网点
• 合作服务电话 010-68859199



《长江学术》网站
(<http://cjxs.whu.edu.cn/>)



《长江学术》微信公众号
(长江学术)

本刊启事:《长江学术》发表的署名文章均为作者研究成果,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刊意见。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编辑修改权,如不同意修改,请投稿时特别声明。

Conten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A Special Form of Communication and Reception: Criticism and Revision of the Thread-Bound
Edition of Zhimo’s Poetry.....Fang Changan Li Ruixue(5)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On the Empirical Value of the Movement
to Popularize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and the Liberated Areas
.....Song Jianhua (14)

Identity Anx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Image: On the Urban Narrative of the Post-70s
Writers in the 21st Century.....Wu Min(26)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Studies

An On-Site Research of Bai Juyi(白居易)’s Poem Sentence “The Watercourse Outside My
House Being Conducted Reluctantly from Yi River” and its Interactive GIS Platform
.....Chien Chin Sung(39)

“Ascending the Blue Cloud Ladder” and “Entering the Pengli Lake”: Li Bai’s Quest for the
Literary Legacy of Xie Lingyun.....Timothy Wai Keung Chan(65)

A Study on Shanlin Tradi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ransmutation of the Spiritual Value
About Hermit EthosCheng Lei(78)

Overseas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oems on Painting from the High Tang to Later Tang Periods
.....Ronald Egan Trans. Wang Yi(90)

Textual Studies

A New Study on the Annotation of “Jian Su Bao Pu”(见素抱朴) in *Laozi*(《老子》):
According to Excavated Texts to Interpret “Jian”(见) as “De”(得).....Xiao Hong Zhao Tianyu(102)

A New Research on the Publication of *Lunyu Zhengyi*(《论语正义》).....Wu Zhu(110)

A Study on the Transcription and Collation of Yun(韵) in No.9 Zhen(震) in the Vol.15978 of
The Great Encyclopedia of Yongle by Gui Fu(桂馥).....Dong Jingchen Dong Censhi (121)

白居易诗“伊水分来不自由”现地研究 与 GIS 互动平台[※]

简锦松

(台湾中山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高雄 004159-7)

摘要:白居易以其独特的诗人趣味,优裕的闲官厚资,在东都履道里经营园池,一首“伊水分来不自由,无人解爱为谁流。家家抛向墙根底,唯我栽莲起小楼”,成为后人神往的境界,也是唐代园林研究的目标和典范。但是,白居易自称宅旁的流水为伊渠,百年来洛阳的河渠系统中,伊水并没有支流分入城中,那么,“伊水分来不自由”究竟是什么情况?其实,从唐至北宋,确实有伊水渠从龙门堰分水,经午桥及长夏门流入洛阳城中。本文以现地研究方法,数字化民国早期地图及考古复原图,对古代的证据证物,提出精确的解读,作成复原唐宋伊渠的模拟河道,并且对北宋洛阳相关的“洛漕”“清汴”两件史事,予以解析。

关键词:白居易故居 唐洛阳城 洛阳履道里园林 数字化卫星地图 GIS 平台

DOI:10.19866/j.cnki.cjxs.2025.04.004

前言

白居易以其独特的人格趣味,优裕的闲官厚资,在东都洛阳经营园池,一首“伊水分来不自由,无人解爱为谁流。家家抛向墙根底,唯我栽莲起小楼”^①成为后人神往的境界,也是唐代园林研究的目标和典范。但是,传世文献中,只有白居易自称宅旁为伊渠,后世也只有《邵氏闻见录》和文彦博写到伊水进入洛阳城中。那么,“伊水分来不自由”,究竟是什么情况?本文将检验古今证据证物,提出精确的解读,并以 GIS 平台,给读者提供数字化的视野。

本文将以四个步骤,解说白居易笔下的伊渠真相。第一,白居易本人的说法:本文首先检视诗文中的洛水、伊水与伊渠,指出白居易本人使用这三个词汇的语言习惯以及诗语的意指,并辅以其他唐

宋诗篇相关用语。第二,百年来洛阳唐城内外之河渠变迁:笔者先数字化民国早期五千分之一、一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地图及考古实测地图、清徐松洛阳城都,再以现地角度,检视百年来流经东都洛阳南半部城区内外的河川(唐代东都外郭城包含洛河南北两区为一城,南半部指洛河以南),并讨论履道里白园考古工作的现场。第三,文献中的引洛入城及引伊入城证据:主要解析《邵氏闻见录》与文彦博《宋文潞国三札卷》的描述,并对徐松的《两京城坊考》^②做了纠谬。在处理本问题时,也必须处理唐宋洛阳漕河、元丰年间导洛入汴的清汴工程、禁止伊洛分水入城这三个问题。第四,模拟唐宋从龙门堰引伊水入城之水路:确定白居易伊渠之指谓,并以此作成结论。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作者简介:简锦松(1954—),男,台湾台北人,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文、现地研究方法学、韩国汉文学研究。

※本文研究团队成员包括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特聘副教授王勇、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冰莉、玉林师范学院讲师林晓筠、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齐晓玉等,对本文有重要贡献,谨致感谢。

①(唐)白居易:《宅西有流水墙下构小楼临玩之时颇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娱独醉独吟偶题五绝句》其一,(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五六,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5179 页。

②(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续修四库全书》本。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白居易笔下的伊水渠,本来无可怀疑,但流变至今,踪迹全失,遂令人怀疑,其间变化,有关乎天文地理者,也有出于人事经营者,共同成此局面。笔者以现地研究法,通古今之变,还白傅亲身实见之真相,有如司马迁之心。

一、白居易笔下的洛水、伊水、伊渠

白居易诗中多次写到洛水与伊水,他的写法颇有规律,如果是洛阳全城或以洛河游览为对象时,他所称的洛水,便是洛水本流;如果是洛阳南城及伊水、龙门之游为对象时,他所称的伊水,便是伊水本流。

称洛水者,如:

草堂久闭庐山下,竹院新抛洛水东。(《忆庐山旧隐及洛下新居》)——洛水本流

宅东篱缺嵩峰出,堂后门开洛水流。高下三层盘野径,沿洄十里泛渔舟。(《题崔少尹上林坊新居》)——洛水本流

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洛水本流

洛水澄清镇,嵩烟展翠帷。梁成虹乍见,市散蜃初移。(《喜晴联句》)——洛水本流

嵩山表里千重雪,洛水高低两颗珠。(《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洛水本流

去岁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见示之作》)——洛水本流^②

以上六例,第一例“洛水东”指洛阳全城,“洛水”即指本流。第二例,上林坊为洛阳北城最南一排之坊,坊南便是洛水;本句一作“堂后池开洛水流”,但作“池”字无义,仍以“门”为是,后文“高下三层

盘野径,沿洄十里泛渔舟”之句,即开门所见洛水景物也。第三例,老君阁在北邙山,洛阳贵人皆葬北邙,故清明日登北邙山老君阁,又,《太平寰宇记》:“炀帝因校猎登北邙山,观伊阙,顾谓侍臣曰:‘得非龙门耶?自古何不建都于此?’侍臣苏威对曰:‘以俟陛下耳。’遂议建都焉。”^③第四例写自北南望,嵩山横陈,洛桥近列,坊里如烟之景;第五例写洛河玩月,第六例写泛舟洛水。

称伊水者,如:

少室云边伊水畔,比君校老合先归。(《留别微之》)——伊水本流

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饱食闲坐》)——伊水本流

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五凤楼晚望》)——伊水本流

松江初有月,伊水正无风。远思两乡断,清光千里同。不知娃馆上,何似石楼中(自注:其夜,余在龙门石楼上望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伊水本流

下马闲行伊水头,凉风清景胜春游。何事古今诗句里,不多说着洛阳秋。(《秋游》)——伊水本流

嵩峰余霞锦绮卷,伊水细浪鳞甲生。洛阳闲客知无数,少出游山多在城。(《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伊水本流^④

以上六例,除了第一例以“伊水畔”指洛阳南城外,第二例伊水之鲂,自然不可能是数米宽的小沟渠之物,故仍指伊水本流,其他四例,都写龙门伊水之游,盖此区本为城南风景之巨丽也。五凤楼乃东都宫城之南门,居宫城南墙中央,与定鼎门子午相对,登此楼而凭高南望,伊水与龙门俱在目中。

①(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5页。

②以上六诗,分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四四八第5042页、卷四五八第5211页、卷四五六第5167页、卷七九〇第8899页、卷四五五第5155页、卷四五七第5188页。

③(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三,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4页。

④以上六诗,分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四四七第5034页、卷四五三第5122页、卷四四九第5069页、卷四五四第5141页、卷四五〇第5079页、卷四五二第5111页。

此外，牛僧孺的“南庄”与李德裕的“平泉庄”，都在城外的伊水岸。所以，关于南庄与平泉庄的诗文都只与伊水本流有关。牛僧孺南庄在伊水西畔。李德裕的平泉庄，在龙门石窟南侧伊水畔，康骅《剧谈录》称：“东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太平广记》及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皆引用之，^①以 30 里之距离计算，约在今龙门石窟南之漫水桥(34°33'2.19"北，112°28'9.73"东)和旧伊水石堰(34°32'6.97"北，112°28'15.63"东)之间。

以下白居易诗中的“伊水”，并非“伊水本流”，而是“伊水渠”：

伊水分来不自由，无人解爱为谁流。家家抛向墙根底，唯我栽莲起小楼。(《宅西有流水墙下构小楼临玩之时颇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娱独醉独吟偶题五绝句》其一)——伊水渠

本是吴州供进藕，今为伊水寄生莲。(《六年秋重题白莲》)——伊水渠

劝君買取东邻宅，与我衡门相并开。云映嵩峰当户牖，月和伊水入池台。(《以诗代书寄户部杨侍郎劝买东邻王家宅》)——伊水渠

我归故园来，九度逢寒食。故园在何处，池馆东城侧。四邻梨花时，二月伊水色。(《寒食》)——伊水渠

何如集贤第，中有平津池。池胜主见觉，景新人未知。……文之者何人，公来亲指麾。疏凿出人意，结构得地宜。灵襟一搜索，胜概无遁遗。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支。南溪修且直，长波碧逶迤。北馆壮复丽，倒影红参差。东岛号晨光，杲曜迎朝曦。西岭名夕阳，杳暖留落晖。(《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

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伊水渠^②

这五个例子中，前四个都是指流经履道里自宅墙下的伊水渠，第五例虽写裴度集贤宅伊水渠，其实与流经白宅的是同一条河道，白宅在渠之东，裴宅在渠之西。

刘禹锡写给白居易的诗中，如《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中有“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③之句，也称这条水渠为伊水。

今日洛阳的唐代古城区内，并没有伊水流入，但是，白居易既然这么说，自然不能不信。何以故？因为白居易的描写十分清晰，首先是前举《宅西有流水，墙下构小楼，临玩之时，颇有幽趣，因命歌酒，聊以自娱，独醉独吟，偶题五绝句》，在《其一》诗中，他先指出渠水是从伊水本流分来，然后指出水渠是贴着履道坊墙而流，又说他在坊墙边建了小楼，又开墙引水进入自己的园池中，还种了白莲。

在《其三》中，他又写下“日灩水光摇素壁，风飘树影拂朱栏”^④，指出伊渠与小楼互为紧邻。在《其四》中说：“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应是遥闻胜近听，行人欲过尽回头。”^⑤道路中的行人，抬头可见小楼上的舞乐。可见这条水渠的西侧，乃是集贤坊与履道坊之间的道路。

白居易还说自己在这一段伊水渠中布置了一块奇石，在《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一诗，他说：

嵌巉嵩石峭，皎洁伊流清。立为远峰势，激作寒玉声。夹岸罗密树，面滩开小亭。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是时群动息，风静微月明。高枕夜悄悄，满耳秋泠泠。终日临大道，何人知此情。此情苟自惬，亦不要人听。^⑥

①(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广记》卷四〇五，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3271 页，引(唐)康骅《剧谈录》。胡三省注见(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8644 页。

②以上五诗，分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卷四五六第 5179 页、卷四四九第 5069 页、卷四五六第 5170 页、卷四五二第 5120 页、卷四五二第 5116 页。

③(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六〇，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4071 页。

④⑤(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五六，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5179 页。

⑥(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五九，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5220 页。

“亭西墙下”，指出亭是自宅之亭，墙是履道坊墙，渠流在坊墙下。形状奇丽的嵩山石，被自己放在渠水中，以成美景。从“面滩开小亭。忽疑严子濑，流入洛阳城”，可见这一段的河渠是滩岸，这一点很值得重视，唐代两京沟渠应以人工修砌，假如此处是滩岸，是不是表示这段水渠不是以人工沟渠的方式筑造呢？“终日临大道，何人知此情”与前面“行人欲过尽回头”相同，指出这条伊渠之旁，便是集贤坊与履道坊之间的道路。

从白居易这些具体的描述，再加上他始终都说是“伊水分来”“伊渠水中”“伊水一支”，如果我们不信其言，未免难以成说。

但是，如果像徐松这样盲目信从，又盲目作图，是不行的。履道里的海拔约135米，洛阳城下约137米，洛阳城下到伊水岸大部分约140米，履道里正南方的伊水水面约128米，换言之，从伊水本流无法以自然流水的方式，直接流入洛阳城中。

自古及今，写洛阳南城内有伊水流过的记载，除了白居易之外，只有两人，一是北宋的文彦博，他有诗句云：“引得清伊一派通，三湾相接势无穷。”^①文彦博是北宋人，元丰三年判河南府，至元丰六年十一月告老归休后，仍居西京，^②他在洛城建春门内引水作东田园池，情境与白傅相似，“清伊一派”的用语，不免受其影响，但他是亲身在现地写伊渠，而且他任职判河南府时，也曾奉命管制洛渠与伊渠入城之事，后文都会详说。

一是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③，此书前有序，署名“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1132年12月24日）河南邵伯温书”，伯温是洛阳人，邵雍之子，书中记载伊渠自龙门堰引水入城之法。

总之，虽然其他书籍皆无记载，资料严重不足，但笔者以现地的城郭、地形、古今河道，与宋人文献相互验证，找出了白居易当年的真相。

二、百年来洛阳唐城内外之河渠变迁

现地研究主张重视地面的真相，不允许凭空而虚说，本小节便以唐代洛阳城所在区域，西自洛水，南到龙门为范围，查证区域内地形高下与河渠变迁。唐代已远，宋明亦遥，但地面的普遍条件，古今不会多大变化。笔者依据三个资料来源，解说百年来本区域内的河渠变化：

（1）民国初年测绘的河南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洛阳县图等老地图

（2）笔者在2023年7月带领团队在洛阳地区完成现地考察之GPS资料

（3）现行天地图、高德地图、百度地图

笔者将这三个来源资料，以数字化方式在Google Earth Pro整合之后，得到如下所见：

（一）现代河道

图1（见下页）是以Google Earth Pro 2010年12月更新的图层为底图，图上的渠道，自北而南依次是胜利渠、古洛渠（东干渠）、大明渠、大新渠、大青渠、伊东渠。

胜利渠——水源来自分洛堰，分大明渠北上，再折而东流，然后出城而去。

古洛渠——水源来自分洛堰，分大明渠北上，再沿唐洛阳城的南墙东流，至唐城东墙前再折而北流，在北宋罗门入洛。按：古洛渠的河道，在2009年11月图层十分清晰，后来洛阳市重建唐代古城墙，古洛渠被压在新修的城墙下，因而从定鼎门遗址东侧开始作了东干渠，东干渠本来与古洛渠平行，到唐城的东墙下，古洛渠转折北行，东干渠继续东流，直到注入伊水。

大明渠——水源来自分洛堰，东流至午桥后，继续东行，然后北折与古洛渠会。

大新渠——水源来自分洛堰上游，东流至

①（宋）文彦博：《潞公集》卷七，《四库全书》本，第8b—9a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478页。《宰辅表二》：“元丰三年戊戌六月丙午，文彦博自检校太师、同平章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又，第311页，《神宗本纪》载，文彦博于元丰六年十一月甲寅守太师致仕，元丰七年二月甲戌入觐，仍归洛阳。

③（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图 1 隋唐洛阳南城内外区域之现代河道

34°34'29.94"北, 112°20'7.88"东有分流, 天地图标为大新渠, 大新渠在 2009 年图面中, 向东至关林东南方, 与大青渠相接; 但以后随城市发展, 改在伊洛路与王城大道高架枢纽处, 转折北上, 在聂湾村注入洛水。又, 在晚几年的图面上看不到原来的大新渠, 一直到关林东南, 才又被标记, 与大青渠交会之后, 继续东北流。

大青渠——水源来自龙门伊水西岸，引水口在今龙门石窟景区入口大石门东南约 265 米。大青渠流至关林庙东南，折而东流，与大新渠会。

伊东渠——自伊水老石坝引水东流之新渠。

以上,是现在可见的河道。古洛渠和大明渠从洛河分流的渠口,与唐代“分洛堰”的位置相似,因而借用唐代的堰名标记。众所周知,现代城市建设会将早期渠道截流改道或地下化,所以我采用2010年的卫星图层以减少都市更新的影响。

上述六条河渠,四条取水于洛水,全部都是自西向东流。最后或北入洛河,或南入伊水;两条取

水于伊水,都是南北流,都与自然的地形条件有关。

(二)百年前之河道

现代河渠大部分在民国四年(1915)至民国二十年(1931)测绘的老地图中已经存在了。笔者先数字化民国早期地图,从中采取百年前的河道,并以两色笔标示了其间的变异。

本次数字化的民国早期地图共有三件,其一是五万分之一的洛阳县地形图。该图标题是《北支那^①五万分一图洛阳三号》,图的左侧有“昭和十三年制版(中华民国二十年制版)、昭和十八年十一月复制”等记载,制作单位是“支那派遣军参谋部”,未标测绘日期。河南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大部分是在这一年制版,昭和十三年是公元1938年;昭和十八年是公元1943年。1938到1943年是日本侵华期间,这些地图在民国初年测绘之后,这时再被日本军方技术人员整理,供侵入河南省作战的日本军队使用,所以精准度比其他许多省份的同型地图为优。本图所包含的范围,北到北邙山的葛家岭,

①“支那”一词应予摒弃与批判,为便于学术研究,本文保留历史文献原貌。下同。

南到龙门石窟，西到宜阳县界，东到桃园村、岗常村，前述五条河渠的区域都包含在内，因此，笔者以此图为主要参考地图，将它作了数字化。

其二是《二万五千分之一洛阳附近形势图》，中华民国四年（1915）测图，二十一年（1932）四月印刷，制作者署名“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这张地图只有当时的洛阳县城周边，南端只到洛河南岸。地图的细部良好，但总体来看尚有缺点，比如，如果图面吻合漕水，县城位置就有误差。洛水亦然，由于图中把县城与洛水画得太接近，数字化时，如果依据洛水而调低位置，那么县城就失准。不得已，笔者作了三次数字化，分别以漕水、县城、洛河为依据，各做了一次。

其三是《五千分之一洛阳城内及四关图》，也是民国四年（1915）六月测图，同年七月制印，制作者署名“北京陆军测量局实测，参谋本部制图局制印”，从地图的风格及内容看来，此图与《二万五千分之

一洛阳附近形势图》是同时之作，它虽然只画了当时的洛阳县城及四关，但十分准确，尤其是南门一带的城墙，在《二万五千分之一洛阳附近形势图》中很不清楚，此图则十分清晰。笔者将它作了数字化，以取得洛阳县的城墙线。

笔者将前举六条现代河渠在 Google Earth Pro 上与《洛阳县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比较时发现，现代的古洛渠（东干渠）、大明渠、大新渠、大青渠，在百年前的地图中，都已经存在，如果忽略早期地图可能发生的技术上误差，可以说，百年前的河道都保留至今，变化不大。

不同之处有四，一处是现代胜利渠，今日有河道而百年前没有；另三处是百年前有河道，现在已无：一是左上角的通津渠，一是长夏门以北、以东的河道，三是午桥以南与关林之间的河道。

午桥以南，现代没有河道，是因为现代的大青渠，只流到关林东南就不再北流，而是折向东方，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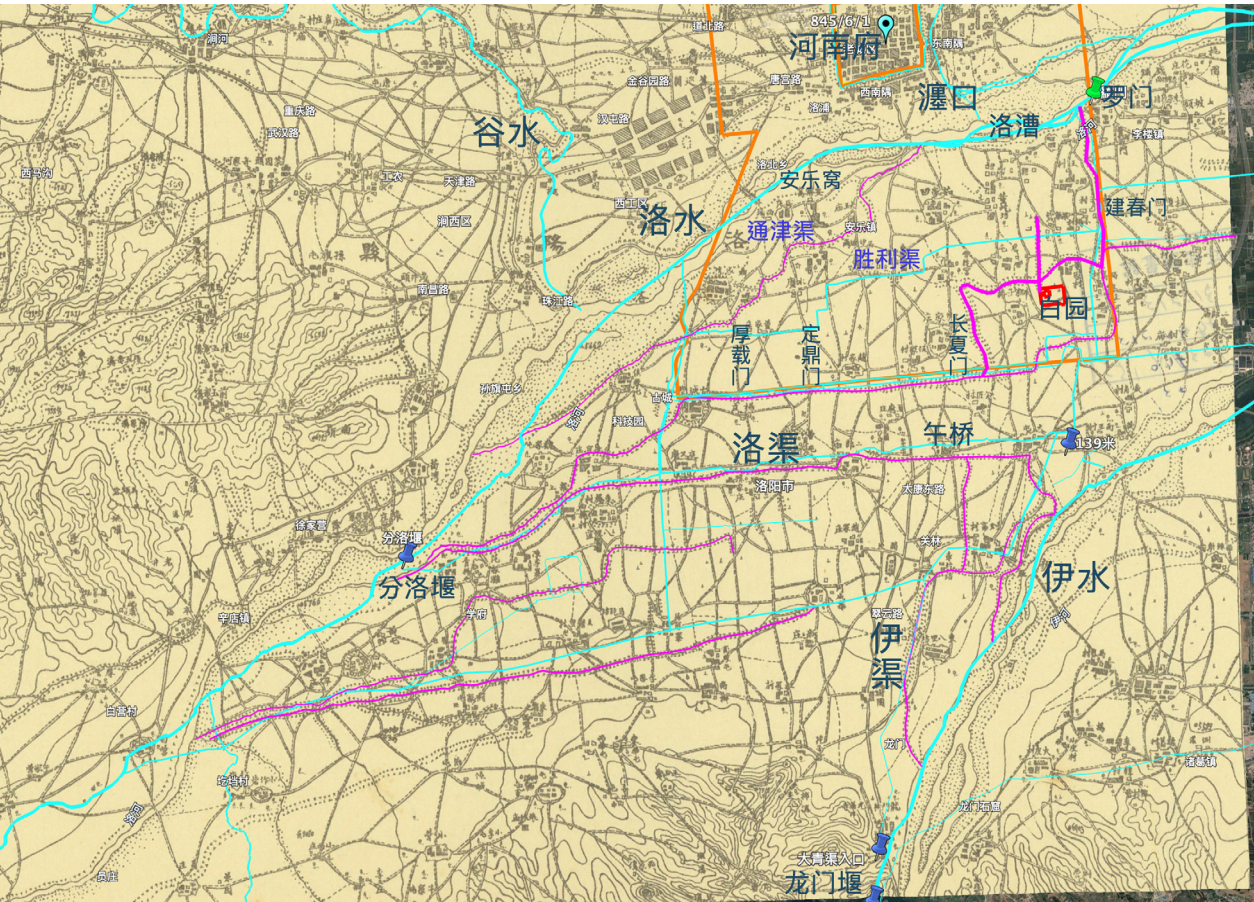


图 2 百年间洛阳河渠变化对照图，紫色为民国早期河道，蓝色为现代河道



图3 午桥庄大明渠与古洛渠(东干渠)之今貌

于大新渠。

至于午桥与长夏门之间,百年前没有河道,现代也没有河道。换言之,百年来并没有伊水流入唐代洛阳城中。

整体而言,洛河以东以南的这个地区,地形西南高、东北低,从分洛堰引流出来的渠道,在自然地形的诱因下,强势地自西向东与东北流下,主要是大明渠和古洛渠两支,这两条支渠在离开分洛堰之后,很快就分流了,大明渠这一支流过午桥,百年前在午桥东侧与南来的伊渠相交,然后继续东流,最后向南流入伊水。古洛渠这一支则向东北流到厚载门,进入厚载门,然后沿着南城墙分为两支,一支从长夏门向北向东,然后北流到东罗门;另一支向东流到东城墙下,折而北向,经建春门内,最后流出东罗门。

这些与现在城区混处的渠道,随其遭遇不同,变化各异。重修后的大明渠午桥段位在高级住宅区,有漂亮的河道,古洛渠(东干渠)就没有那么幸运,它的河道虽然还有数米宽,河水只有沟底的涓涓细流而已(见图3)。

(三)洛阳实地考察

2023年7月,我在洛阳进行实地考察,这次考察的目的,是研究经过洛阳的南北向与东西向的古代驿路,当然,同时也做了白居易的研究。我们团队在这里做了三个关注点,一是对白居易履道园的

考古挖掘,二是洛水、伊水的坝堰与河流变迁。三是漕水入洛与洛水河桥。

洛阳唐城考古的成就享有学术界的美誉,笔者从考古简报中取得了下面这三幅绘图: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之《洛阳汉河南城及隋唐东都城实测图》(《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洛阳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之《隋唐洛阳城实测图》(《考古》196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洛阳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纪之《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考古》1978年第6期)。兰州大学出版社在1986年12月印行了叶晓军的《中国都城历史图录》,该书第二册第238页、239页、242页收录了这三张图,墨迹清晰,笔者乃以叶书为图本进行数字化。

关于数字化的工作,笔者在2023年12月已有《我怎么作〈唐长安城数位新图〉与GIS互动平台》一文,刊登于花莲东华大学的《东华汉学》第38期,并且在《天下通衢》GIS平台同步发表,文中发布了《元丰三年吕大防长安城图》等宋、清迄今24种长安城图的数字化图层。与本文同步发表时,也会将《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等多幅古名城图制作为数字化的图层,读者将可以左电脑右论文,方便地进行古今对照。

除此之外,白园的考古挖掘也是受人重视的项目,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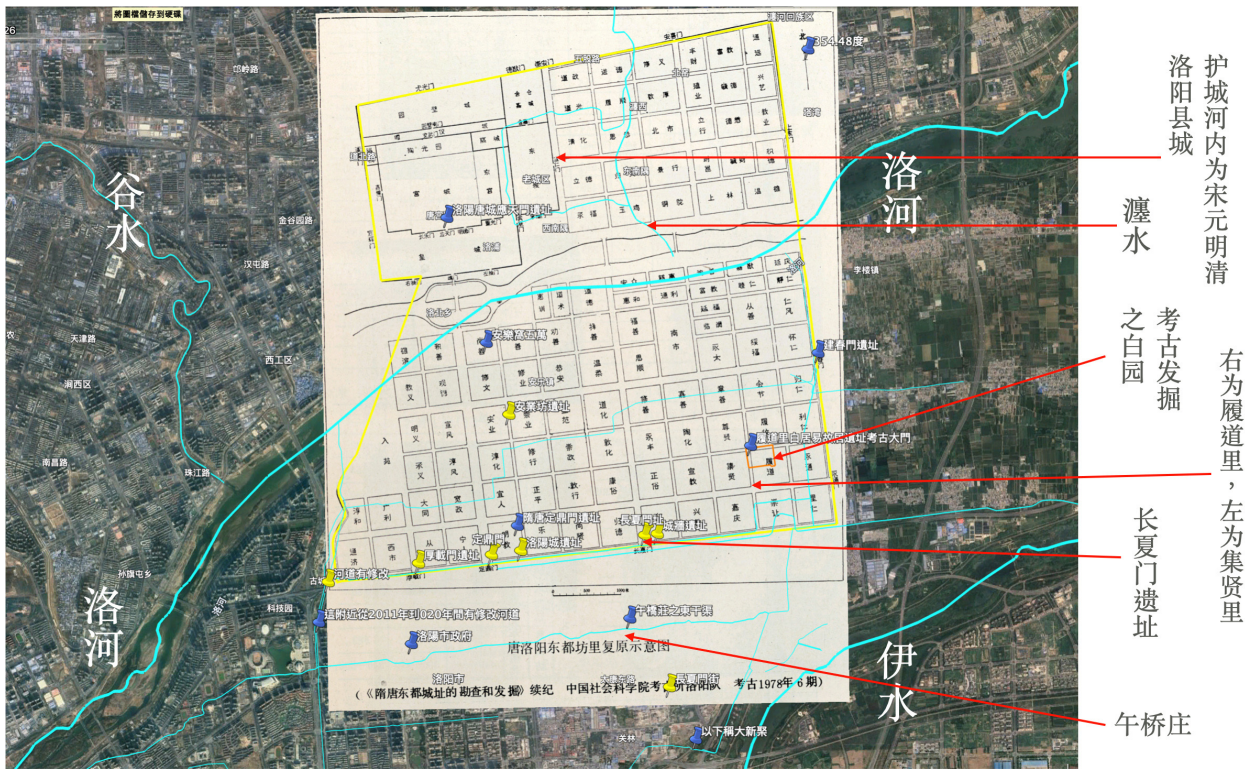


图4 数字化《考古》1978年6月之《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

《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内有赵孟林绘《白居易故居位置示意图》;此后王岩再作《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遗址勘察》(《寻根》1996年第2期),乃对前文的精简,删去了出土瓷器。

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2014年11月出版的《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中进行了总结,该书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内容完善,印制精美。至于赵孟林《白居易故居位置示意图》,除了添加“白居易故居位置”的三角标记外,底图与《隋唐洛阳城实测图》全同。因此,实际有用的是《考古》1961和1978这两幅图。

在洛阳考古队绘图之前,学术界皆采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洛阳城图》,包括洛阳考古队在工作时也是以徐书为依托的,所以,我也数字化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洛阳城图》。

为什么在介绍我的实地考察之前,要先谈洛阳

考古呢?因为我们后来的人做研究,必须借助于前人的成就。而且事实上,现在洛阳市重建唐城的工程,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进行的。

白居易是有趣的人,他以《池上篇》为题,对自己的新居留下清晰的纪录:

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闭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①

文中对履道里园池的方位、大小、配置都作了记载,文字上也有丰富的趣味,成为后世研究唐代园林必定要参考的典范。当然,对于白居易履道里的考古挖掘,也就成为洛阳考古队的重要工程。可惜的是,他们的发掘报告并没有解答白居易研究者的需要,反而留下两点疑问。

首先,是发掘区域的问题。《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一开篇就说:

白居易故居位于今洛阳市郊的狮子桥村

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54页。

东北约 150 米处(图一)。遗址及其周围是一片农田,附近地势西部略高,一条现代水渠绕其西侧、北侧流过。

由于考古队在发掘现场做了围墙,并在入口处立了一块碑记(34°38'47.49"北,112°30'8.57"东),我从碑记所在坐标向狮子桥村的居民区边缘实测为 236 米。

白园的考古发掘与洛阳唐城的考古发掘都是由洛阳考古队进行的,他们所依据的地图,必定是《隋唐洛阳城实测图》和《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从赵孟林《白居易故居位置示意图》的底图与《隋唐洛阳城实测图》完全一致,就可以证明此事。但是,笔者使用 GPS 手持仪,循着考古队回填之后的保护围墙绕行一周,以沿路按下 GPS 点测的方式,把发掘区的范围定位下来之后,与《白居易故居位置示意图》相叠比较,发现东西约 400 米,南北约 280 米的挖掘区域,并不符合白园考古的需求。

图 5 是以数字化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洛阳队之《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为底图,加上笔者的 GPS 测点,以及由测航线合围而成的考古发掘区域(浅绿色块区),图中并加入民国二十

年代残存的河道(紫色线),为便于读者了解发掘区域与白居易园池的对比关系,我也用唐代亩制计算了白居易《池上篇》所说的十七亩,相当于 8876.55 平方米,并且以象征性的图形把它画出来(图 5 中小红框)。

由图中可见,考古发掘的区域在《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的履道里西北,还包括了履道里西面和北面的墙外道路。但是,笔者已经指出了白园十七亩的只有 8876.55 平方米,仅仅是图中红色小框的大小,大量的挖掘面积都与白园无关,发掘的目的何在呢?而且,白园的考古必定要与集贤里裴度庄的研究连结在一起,白居易不是以“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支。南溪修且直,长波碧逶迤”来形容流经集贤里与履道里之间的伊水渠吗?这一段河道,乃至流入集贤里与履道里间之前的伊水渠,都应该是这次发掘工作的最大重点,通过考古挖掘的专业工作,了解埋藏在地下的唐代水沟结构之谜。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这样构思的,整个设计不但把伊渠边缘化了,而且没有将两里之间的河道全部纳入考察。

其次,是关于渠道本身的问题:



图 5 考古发掘区之 GPS 实测图

了解唐长安城考古经验的人都知道,坊墙外的沟渠是考古的重点。尤其是白居易明白说了伊水渠流过住宅西侧的坊墙根,那么,只要挖掘出唐代的沟渠,就可以定位履道里的坊墙,进而可以向渠道以东查找白园的遗迹。果然,在简报中有如下报道:

2. 渠道:在履道坊西侧,发现两条东西并行的水渠,宽度都在9.2—11米之间,发掘长度128米。其中东边一条叠压于很薄的唐代文化层之下,略呈东南—西北走向,淤积层最厚处达1米,为唐代形成。渠底距唐代地面深1.2米,距现地面深约3米左右;西边一条叠压在现代水渠及农耕土下,呈南北走向,淤积层最厚处达2米,形成于五代至明清。渠底距唐代地面仅0.7米,距现地面深2.6米。从发掘结果看,西边渠底明显比东边的高;从出土遗物看,西边渠道内包含物稀少,且多为唐以后的遗物。而东边渠道的淤土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唐代遗物。由此看来,东边渠道的形成和使用年代明显比西边的要早。

这两条渠道在履道坊西北隅汇合后折而东去,汇合处及其以东渠道的底距唐代地面深1.2米,距现地面深约3米,其淤积层最厚处达2米,形成于唐以至明清(图二)。

这几行报告无疑是令人失望的。报告中仅仅是“在履道坊西侧,发现两条东西并行的水渠,宽度都在9.2—11米之间”,没有说明水沟两旁是什么结构?而且,“渠底距唐代地面深1.2米”,我们知道长安各坊墙外的水沟都不会只距地面1.2米,元和十年(815)盗杀武元衡事件中,另一组刺杀裴度的刺客,在裴度跌落水沟之后,以为已死,没有检查就舍之而去:

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后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

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贼反刃断义手,乃得去。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①

如果渠底距地面只有1.2米,三名刺客就会跳下去追杀,不会径舍之而去,必定是渠底太深,刺客认为一旦跃下,难以逃脱,因而未入沟查看。所以,这份简报对于伊渠的发掘,没有说服力。

另一段“西边一条叠压在现代水渠及农耕土下,呈南北走向,淤积层最厚处达2米。……渠底距唐代地面仅0.7米,距现地面深2.6米”,也很可疑。“渠底距现地面深2.6米”和“淤积层最厚处达2米”,换言之,这条现代水渠从水下淤积层到现代地面只有0.6米深,如果水深0.3米,水面与地面只有0.3米距离。且不说前述的五条现代水渠,没有一条是这样的结构,现实世界中的九米宽的水渠,有这样的结构吗?

而且,考古简报中既没有提供地理坐标,也没有用手绘方式画出两条渠道位置的实测图,甚至没有把他们所发现的两条渠道间距多少米写下来。只是含糊地说了“履道坊西侧”,“这两条渠道在履道坊西北隅汇合后”,完全不知确切地点在那里。更令人不解的是,简报中说“西边一条叠压在现代水渠及农耕土下,呈南北走向”,然而,民国二十年(1931)的《洛阳县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只看见大约60米长的河渠线在发掘区的边缘(见前图3的紫红色线),2009年的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完全没有水渠经过发掘区附近,那么,洛阳考古队在1992到1994年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笔者的第二个考察重点是伊洛二水的坝堰、水位,与洛阳地面的关系。

现在洛水上,从西到东短短的16公里内,就有7个现代橡皮大坝,在伊水上,自龙门石窟南漫水桥起,流到东北12公里内,就有5个现代橡皮大坝。因而水位不断被提高。笔者实测了第4号伊水新坝,以橡皮坝的北侧计算,其位置在履道里白园的正南方171.59度,距离3.458米。橡皮坝下

①(后晋)刘昫等:《裴度传》,《旧唐书》卷一七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4—4415页。



图 6 伊水新坝（橡皮坝），在坝体北端拍摄
34°36'59.54"北, 112°30'27.99"东



图 7 伊水老坝与伊东渠引水, 在坝体西端拍摄
34°32'6.42"北, 112°28'14.17"东



图 8 图左的沟渠便是伊东渠, 在龙门伊水的东岸上流过, 此为笔者 1989 年拍摄

方的水岸约 127 米，离水岸 0.5 公里处约 139 米，其西方的关林约 145 米，因此，伊水在这里明显无法流入唐洛阳城。

现在伊水两侧各一条引水沟渠，在伊水东边的是伊东渠，从位于上游一座旧式老石坝引水（如图 7），其位置在龙门石窟南侧漫水桥以南约 1700 米处。坝体很长，把水位拦高以后，从坝体的东侧（34°32'9.88"北，112°28'26.57"东，海拔 156 米处），向东岸引流。这是新建的水渠，长约 38.6 公里，在护驾窑（34°35'24.23"北，112°34'31.35"东）分为两道，旧渠流向东北，经沙沟河，注入洛水，新渠继续东行，注入陶花店水库（1960 年建）。

从伊东渠的例子可知，如果在上游引水，利用

地形南高北低的性质，将伊水送入需要水的北方，是可行的。以伊东渠来说，老石坝的海拔约 156 米，陶花店水库海拔 130 米，陶花店水库正北方的伊水水面约 115 米。如果从伊水直接引水进入陶花店水库必然不可能，但是从伊水上游筑堰引流，便可能利用到伊水了。

伊水西岸的现代伊水渠，今称大青渠，入口在 34°33'42.41"北，112°28'19.54"东，海拔 153 米处，在今龙门大桥北侧约 250 米。现今大青渠在关林东南就合于大新渠，并不流入唐洛阳城区，它与民国二十年的地图所见的河道，同中有异，除了入水口不同外，民国二十年的这条伊水渠比大青渠流得更远，要到午桥才被大明渠挟带而东注了。当然，



图9 唐北宋时期,从分洛堰东来的洛渠,与龙门堰北流的伊渠,在午桥十字相交,然后伊渠北流入城。但不论是百年前的老地图或现今卫星地图,长夏门与午桥之间,皆没有任何河道

在民国二十年所见的地图中,这条伊水渠也并没有越过午桥而向北进入长夏门。如图9所见,在长夏门与午桥之间,并没有任何河道。

三、宋代文献中的引洛入城及引伊入城

后人对隋唐洛阳城的知识,主要来自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其前身是《元河南志》,虽然说《元河南志》可能出于宋敏求《河南志》,^①但是证据仍很薄弱。而《元河南志》又是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录出来的,所以,有关洛阳城坊、河渠的一切资料,可以说都是出于徐松一家之言也不为过。笔者曾将《唐两京城坊考》中的内容,逐一使用大数据查证过,除了极少数有其他出处可以相证外,大量的内容皆无所出,再加上徐松对他所抄录的原典也有不少错误解读,因而笔者对《唐两京城坊考》的信任度很低。

《唐两京城坊考》的洛阳部分,除了抄录《元河南志》之外,有一条重要的资料来自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是关于引洛水与伊水入城的记载。《邵氏闻见录》的原文如下:

洛城之南东,午桥距长夏门五里,蔡君谟为记,盖自唐已来为游观之地。裴晋公绿野庄今为文定张公别墅,白乐天白莲庄今为少师任公别墅,池台故基犹在。二庄虽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连接。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司洛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后戟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天门街北天津、引龙二桥之南,东至罗门;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东南入城,皆北行,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夏门以东以北至罗门。(二水)皆入于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士庶园宅,多有水竹花木之胜。元丰初,

①(元)佚名:《元河南志》(清光绪宣统间刻藕香零拾本)卷末云:“一日见河南志钞本一巨帙,无卷数,用全唐文格子,封面题河南志,识是徐星伯先生手笔,城池宫阙,自周至唐悉具,知是宋次道《河南志》之首册,而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时所录者。”按:“修全唐文时”,即该书卷首所引阮文之事:“余于嘉庆十五六年间在京师文颖馆总阅全唐文,时永乐大典多移在馆,……隋文选楼主人识。”隋文选楼主人,即是阮元,徐松亦全程参与其事,也是主要的人员。

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犂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间,公还政归第,以几杖罇俎临是亭,都人士女从公游洛焉。^①

邵伯温(1057—1134)既是洛阳人,又是名父邵雍之子,对洛阳的笔记,自有一定的可信度,不过,人类的记忆未必完整,前引的这一段文字也有许多不可尽信之处,所以,本节和下一节,我将以它为依托,借以解说伊水和洛水的问题,详细指出其可信与不可信之处。

由于这一段笔记颇长,必须解说之处也不少,笔者将它拆分为六段来解说,每小段加上(1)(2)等记号,以醒眉目。又,为免读者前后翻页之劳,我也把原文再抄了一遍:

(1)洛城之南东午桥,距长夏门五里,蔡君谟为记,盖自唐已来为游观之地。裴晋公绿野庄今为文定张公别墅,白乐天白莲庄今为少师任公别墅,池台故基犹在。二庄虽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连接。

裴晋公绿野庄,即午桥庄,白乐天白莲庄,即履道里园池。文定张公,指张齐贤,宋真宗时官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以司空致仕归洛阳,得裴度午桥庄,日与故旧游钓其间。大中祥符七年卒(1014),年七十二,谥文定。

少师任公,指任布,河南人。《宋史·任布传》云:“皇祐间,……迁少师。始,布归洛中,作五知

堂,谓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赠太子太傅。”^②据梅尧臣《代人与任少傅五知堂》诗云:

履道坊中白家宅,五桥庄北晋公堂。昔年二老曾相乐,今日五知名独光。举事是非都不问,接花时节暂能忙。清尊雅曲易为厌,自有图书列在傍。^③

据诗意,五知堂与白家宅及午桥庄应非一处。再考梅尧臣《寄西京通判宋次道学士》诗:

当时交友都无几,欲问欢娱亦异今。花接上林新木变,水分清洛旧池深。嵯峨嵩色云常在,窈窕宫墙草又侵。修竹千竿白家寺,昔年题处可能寻?^④

宋次道即宋敏求,皇祐三年(1051)宋庠以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辟敏求通判西京,盖其时事也,然则,此诗与《五知堂》一诗的写作时间,乃相先后。从“修竹千竿白家寺,昔年题处可能寻”可知,白宅早已舍为寺,皇祐中又已荒芜不可寻。由此言之,《邵氏闻见录》之“白乐天白莲庄今为少师任公别墅”,应系错误。

(2)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司洛水;^⑤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⑥互受二水。

这一段指出午桥是洛阳城内水源的关键地,是渠道枢纽。据他所言,午桥的渠水有洛水及伊水两个水源,洛水自西向东流,伊水自南向北流,在交会处,水中设有石杠,两水交流于此,人行于石上。

洛水是从午桥西南二十里的分洛堰,引水入渠而来;此水今称大明渠,实测现在的洛水分流点至午桥庄约 9.615 公里,约当 21 唐小里,由此逆推,分洛堰大约在 34°36'19.96"北,112°23'9.73"东,可

①(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〇,《四库全书》本,第 4b 页。又见(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03—104 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八,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9684 页。

③(宋)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三八,四部丛刊本,第 10a 页。

④(宋)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一四,四部丛刊本,第 2a 页。

⑤《元河南志》卷四,第 17b 页:“分洛堰在厚载门外十八里,令每葺堰分洛水以入都城。”实测分洛堰至厚载门遗址约 7490 米,换算唐小里为 16.732 里。

⑥《重刊宋本尔雅注疏·释宫》卷五,台北:艺文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75a 页:“堤谓之梁,石杠谓之倚。”注:“堤谓之梁,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石杠谓之倚,聚石水中,以为步渡桥也。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桥。”

称吻合。

伊水是从午桥正南十八里的龙门堰,设渠道引水而来,唐小里十八里相当于 7.965 公里,笔者从午桥庄朝正南方向实测(中间一段利用现代大青渠的渠道),十八里约在龙门石窟奉先寺万佛洞下方,龙门堰可能在此(34°33'14.27"北,112°28'15.13"东)。

此堰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河南县:龙门山东抵天津,有伊水石堰,天宝十载,尹裴迺置。”^①设堰的目的有二,一是提高水位,二是限制及引导水流方向,河南尹设置龙门堰,就是在伊水西岸修筑一条引水渠道,引伊水为洛阳城内所用。这条伊水西渠,应该就是白居易所说的龙门堰西涧。^②

图 10 是我在 1989 年拍摄的,照片中央的石窟是宾阳南洞(34°33'25.66"北,112°28'14.38"东);唐宋所说的龙门堰大约在今万佛洞下方,以本照片来说,在照片的左边,相距约 350 米。早期还没有新式坝堰,当时所见的龙门大桥还是现在这一座,所以两岸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改变,现在的水位提高,

洲砥全无。从前的河道中央有大型石碛滩,游客在石滩上野餐,水流分成两道,照片中看见的是东侧这一支,水量较大,西侧一支从石窟下方流过,水量较小。唐人若于河床上设堰引水,此地海拔高于城内,渠水可以入城。

(3)洛水一支自后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天门街北天津、引龙二桥之南。东至罗门。

从邵伯温的行文脉络来看,前文既然先写出午桥和分洛堰,那么,从分洛堰引出而流到午桥的河渠,应该才是主河道,现代水渠中有大明渠,便是此水。主河道之后,才是“一支自后载门入城”,现代水渠中的古洛渠便是。

古洛渠在 2009 年的卫星图层看得相当清楚,它从大明渠分支北流,进入厚载门遗址,然后沿着唐城的南墙东流。近年因为重建的唐代城墙,古洛渠和它大量重叠,乃从定鼎门新开东干渠,与之平行。古洛渠流到城东,折而北行,最后在罗门流入



图 10 自龙门伊水东岸向西岸拍摄,图中主体石窟为宾阳南洞,在龙门堰北侧约 350 米,河床中央有大片石滩,伊水分由两旁流下

①(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982 页。

②白居易《题龙门堰西涧》:“东岸菊丛西岸柳,柳阴烟合菊花开。一条秋水琉璃色,阔狭才容小艇回。除却悠悠白少傅,何人解入此中来。”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五六,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5171 页。

洛水，与邵伯温所说相似。

不过，《邵氏闻见录》下面这几个小句请不要连读，必须分别来看：“分诸园”，指沿渠开有许多小口，分水给私家园池，“复合一渠，由天门街北天津、引龙二桥之南”，指出它还有一条支渠，沿着天门街，北上注入洛水；天门街是定鼎门与天津桥之间的南北向街道，^①行文到此，已经注入洛水，关于这条支渠的叙述就应结束，所以“东至罗门”四字不可连读。这四字是指古洛渠的本支最后流出罗门，合于洛水。这一段文字不易理解，请像我一样切割来读。

(4)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东南入城，皆北行，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夏门以东以北，至罗门。

这一段也很难读。首先要知道，这段话是遥接“午桥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而来，所以，“伊水一支正北入城”的起点是午桥，省略了引伊水到午桥这一段叙述。这条伊渠入城之后，要接“皆北行，分诸园”，然后，直接到“至罗门”结束。我以为这一条河道，就是流经白居易履道园的伊渠。

至于“复合一渠，由长夏门以东以北”，难解。古代城墙是密闭式的，连续的墙体中间，不容许破坏，因而河渠出入城墙，必定开设水门，水门通常与城门相为左右，如果在其他地方容许水流出入，将会影响城墙结构，危及防御安全。因此，当邵伯温写“一支正北入城”的时候，绝对应该解读为“正北经由长夏门入城”，而现实上，长夏门也在午桥的正北约 1200 米之处。伊水渠道进入长夏门之后，必定会与从分洛堰经由厚载门西向东来的古洛渠在长夏门交会。“复合一渠”，只能作如是解读，别无合理的说法。两水相交之后，伊渠本支先北流再东流到集贤、履道二里之间，古洛渠则继续东流到东城墙下，才顺城墙向北流经建春门，最后流到罗门。现代的古洛渠大体上也是这样流的。

以上，我尽力为邵伯温的文字作了诠释，下面请再看一篇文彦博的文章，这是书法真迹，收入清端方撰《壬寅销夏录》，典藏的签题为《宋文潞国三札卷》，其中第二札便写到分洛堰与伊水经午桥入城这两件事：

预差定将来监开浚漕河官。准都提举汴河堤岸牒。为洛口水小，有妨行运，请权闭分洛堰口，权住放水入城。留府即时已闭断分洛堰入城水口。比欲更将午桥入城伊水闭断，又为正值磨焦踏面年计事大，遂将入城伊水一支，以两岸分水小口子封闭，专用伊水一支动磨磨焦，其水只自磨下直流过，便却自东罗门出城合洛，并不渗耗却水势。^②

这一段资料因为谈到“禁伊、洛上源私取水”的问题，后文还需要再用到，所以此处请只看“比欲更将午桥入城伊水闭断”和“其水只自磨下直流过，便却自东罗门出城合洛，并不渗耗却水势”这两句，明确指出这条伊水渠是从午桥入城，然后北出罗门，合于洛水，和我们前面所引邵伯温的说法完全符合。

至于邵伯温又说“又一支东南入城”，实在不可理解。徐松《洛阳城图》为了迁就邵伯温，画了两条进入洛城的伊渠，但那是不可能的。

午桥和南城墙之间不过 1.2 公里，如前文所说“一支正北入城”，流入长夏门，这是合理的。但如果在午桥和南城墙这 1.2 公里之间再分出一条支渠，不但不合理，而且长夏门以东并没有城门，另一条支渠如何穿越城墙而东南入城？何况唐城明明在午桥的北方，又怎么“东南入城”呢？

我怀疑邵伯温一开始就错了。

唐代在洛阳南城的东南，可能有一条流入伊水的渠道，但它不是入城，而是出城。从建春门流出，向东南注入伊水。白居易和文彦博都写到这条河道。白居易《与皇甫庶子同游城东》诗云：

①民国四年(1915)之《二万五分之一洛阳附近形势图》有“通津渠”，与“复合一渠，由天门街北天津、引龙二桥之南”的描述相似，此河道在民国二十年(1931)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洛阳县》仍可见到，今已不见。

②(清)端方：《壬寅销夏录》，稿本，在《唐尉迟乙僧刷色天王象卷》内，无页码。又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1089 册，第 291 页。

博望苑中无职役,建春门外足池台。^①

建春门是唐城东面三门中偏南的城门,今有考古遗址,位于34°39'30.93"北,112°30'48.63"东。白居易往游伊水与香山寺石楼,即出此门,见《唐语林》,^②如诗中所见,建春门外多有池台别墅,有池台便需要水源,可能就是这条渠道供水的。建春门海拔134米,相应的伊水位置海拔121米,因而这条渠道如果存在,必定是出城注入伊水,而非入城。

再看文彦博的一首长题的诗,前一段是题目,后一段是诗:

余于洛城建春门内循城得池数百亩,其池乃唐之药园,因学徐勉作东田,引水一支灌其中,岁月渐久,景物已老,乔木修竹,森然四合,菱莲蒲芰,于沼于沚,结茅构宇,务实去华,野意山情,颇以自适,故作是诗。

引得清伊一派通,三湾相接势无穷。便成渺渺江湖趣,更有萧萧芦苇风。西洛故年为胜地,东田今日属衰翁。药园事迹分明在,尽见云卿旧记中。(唐沈佺期云卿药园记,东田乃其旧地。)^③

文彦博说他在建春门内傍城有池百亩,然后他又以“引得清伊一派通”来说明他的水源。建春门离白居易履道里不远,不排除伊渠也流到此地,但那条伊渠的主要方向是北流合洛,不一定出建春门,也不一定能与《与皇甫庶子同游城东》的场景相提并论。总之,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推论只是帮助理解,不必尽信。现在城墙已经没有了,东干渠经过建春门遗址的北侧,东流进入伊水。

徐松作《洛阳城图》的时候,除了使用《邵氏闻见录》“伊水……又一支东南入城”之说,又接受了《元河南志》的“运渠”说法,所以他画了“运渠”,引伊水从建春门流入城中,不过,这显然是错的,《元

河南志》原文这样说:

仁风坊有南运渠:自城东流至外郭之东南隅,屈而北流,经永通、建春门外,又屈而西流入城,经此坊(仁风)之南,又经从善坊南,分为二流,屈曲至临闾坊南而合,至南市北,有福先寺水碓,又北流经延福、富教、训善坊(训善)之西,入洛。^④

依文中所述,这条运渠从唐洛阳城外东南角,向北流经永通门外,再流到建春门外,然后由建春门入城。入城以后的叙述,不必管它。单单是城外的这一部分,就完全错误,连水流的方向也完全颠倒了。图11(下页)是我用徐松《洛阳城图》替他的运渠作了地形剖面,读者一看便知。

四、宋代文献中的引洛入城及引伊入城(续)

(一)洛阳唐城到北宋的变化

在本小节中,首先补叙“罗门”的问题。

前段引文中,邵伯温谈洛水渠时说了:“由天门街北天津、引龙二桥之南,东至罗门”,谈伊水渠又说:“由长夏门以东以北,至罗门。”这两段话,最后都说到“罗门”,罗门在哪里?

据《元河南志》,罗门是北宋时所建,位置在唐洛阳城东面城墙的中间,原文如下:

东面三门,北曰上东门,西对东城之宣仁门,隋曰上春,唐初改。中曰罗门,无榜,当是取罗郭之义而名之。南曰建春门,建春门在府城东南一十里,隋曰建阳,唐初改。按:韦述记:“中曰建春,南曰永通。”永通,周广顺中犹存,疑国初废塞而开罗门。^⑤

文中指出唐城东面有三门,为上东门、建春门、永通门。五代时塞永通门,仅存其二;至北宋新开罗门,

①(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四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16页。

②(宋)王说:《唐语林》卷四,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7—398页。

③(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七,《四库全书》本,第8b—9a页。东田典故,用《南史·徐勉传》。又,自注所说“唐沈佺期云卿药园记”,未见。另,《元河南志》卷一第16b页之“次北静仁坊”载“唐有官药园”。

④《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第29页之“次北仁风坊”下载“坊南运渠”,不过,《元河南志》文字称南运渠,徐松只称运渠。

⑤(元)佚名:《元河南志》卷一,清光绪宣统间刻藕香零拾本,第1b—2a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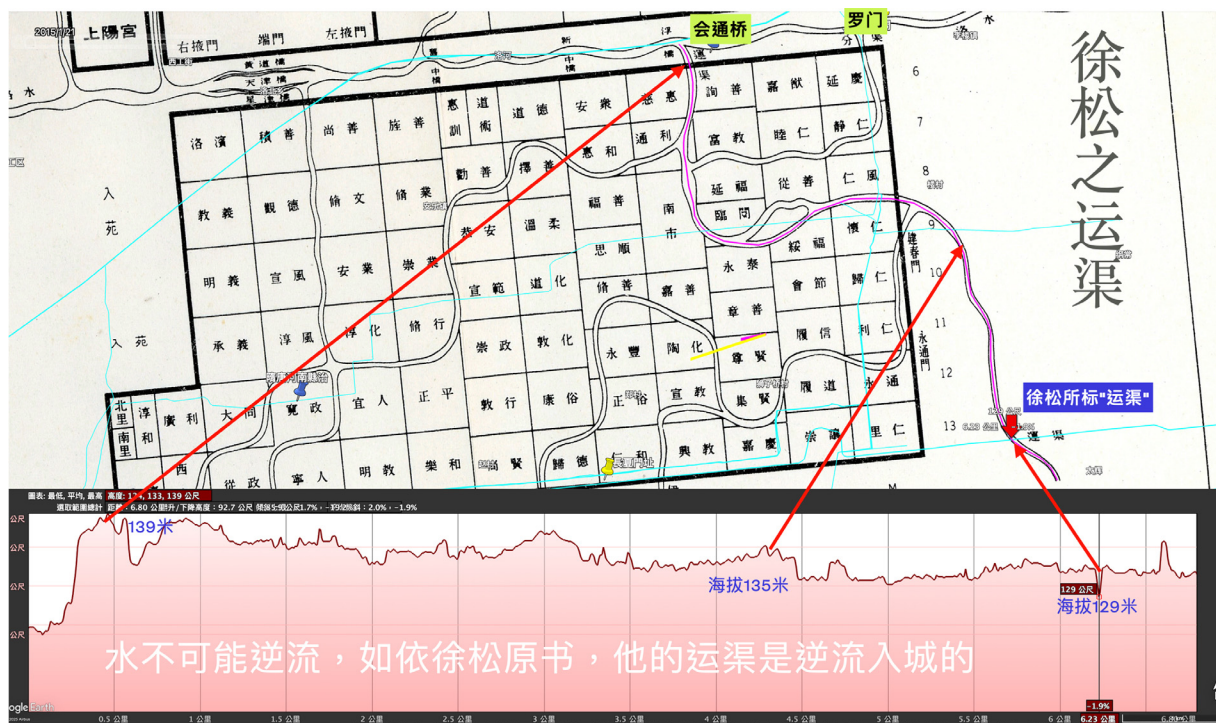


图 11 徐松《洛阳城图》之运渠，完全违逆地形

又并罗门而为三。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是《元河南志》，书中的城门，本应是五代、宋、元时期河南府城的城门，但文中的资料并不是新修的河南府城，而是唐代洛阳的京城，且又混杂了唐代与宋代的城门。

谈到这里，笔者觉得应该先考察一下唐代洛阳城存废的问题。前段引文中的“广顺”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年号（951—953），“永通门”如果到五代后周还存在，而且北宋文彦博还亲自来过“建春门”和“罗门”，是不是说明了隋唐洛阳京城（外廓城）经过五代末年到北宋元丰年间，都未完全消失？

然而，乾隆《河南县志》《河南府志》并云：

唐末摧圯殆尽，五代周世宗显德元年命留守武行德葺之，宋景祐元年以王曾判府事，复加修筑。金元皆仍其旧，方之周都，缩五之四，拟之隋唐一隅耳。历代俱土垣，明洪武元年始置河南卫守之，六年，明威将军陆龄砌以砖石，浚以壕塹，周围八里三百四十五步。^①

这段话要分两段来看，第一段只有六个字“唐末摧

圯殆尽”，其他为第二段。第二段叙述河南府新城的修筑过程：第一次是在后周，主持修造的是广顺元年至显德元年（951—954）出任西京留守的武行德，第二次是北宋景祐元年（1034）的王曾，但两次修城都是土墙，到明洪武六年（1373）才改为砖石墙，明城的周围为“八里三百四十五步”，以明代里步法计算，明营造尺一尺为 0.32 米，五尺为一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八里三百四十五步，合计为 3225 步，可换算为 5160 米，若以民国四年（1915）完成之《五千分之一洛阳城内及四关图》实测其城墙长度为 5463 米，两个数字相当接近，可以证明这座河南府城（即附郭之洛阳县城）是经过金、元、明、清，沿用到民国。

至于“唐末摧圯殆尽”六字，究竟是什么情况？唐长安城在唐末被乱兵纵火焚燬三次，在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中，也出现不少尚带烧痕的城墙遗址，宫室居市闾里，自然已经残废。但是，两唐书中并没有大规模焚毁洛阳城的记载。五代晋天福三年

①（清）施诚修，（清）裴希纯纂：《乾隆河南府志》卷五，清同治六年刻本，第 1b—2a 页；又见（清）龚崧林修，（清）汪坚纂：《乾隆河南县志》卷二，清乾隆十年刊本，第 15 页。文字稍有出入。

(938)六月甲申,薛融上疏罢修西京大内,谏书中曾云:“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①,可见唐末五代时,洛阳宫室确有焚略之事,宫室既焚,城内必然受到剽劫。邵伯温写《闻见录》时,虽然避免谈到战祸,但其父邵雍所作《洛阳怀古赋》却说:“洛阳之为都也……宫殿森列,鞠而为茂草,园囿棋布,荒而为平野,銮舆曾不到者三十余年,使人依然而叹曰:虚有都之名也。”^②

再看《册府元龟》这一条记载:

同光三年(925)九月中书奏右补阙杨途先奏毁废京内南北城。^③

唐洛阳城跨于洛水的南北两岸,洛水居中,故有南北城之称。杨途先的上奏是否已经施行不可考,不过,在杨途先的奏章中就已经说了:“宜令河南府先分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划,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④则城中街巷已多破坏,城壕也有被填平盖造屋宇者,城的功能已经破坏,可是,我们在《邵氏闻见录》中仍然看到一些唐代洛阳园林名称,也出现过南州坊、陶化坊、履道坊、延福坊、至德坊等唐代洛阳坊名,其中陶化、履道、延福都在南城区。难道是当时外郭城墙、城壕、街巷已受破坏,而坊里名称仍然沿用唐人旧称吗?同光(923—926)是后唐庄宗的年号,此事又见《五代会要》引录,但也语焉不详。

不久之后,后唐明宗临死前,其子从荣造反时:

是日,从荣自河南府拥兵千人以出。……行至天津桥南,……因阵兵桥北,下据胡床而坐。……皇城使安从益率骑兵三百冲之,……从荣乃走归河南府,其判官任赞已下皆走出定鼎门,牙兵劫嘉善坊而溃。从荣夫妻匿床下,

从益杀之。^⑤

嘉善坊即积善坊,是天津桥南第一坊,文中说到“其判官任赞已下皆走出定鼎门”,可知当时唐城南面的定鼎门尚在,城门既然还在,城墙可能都消失了吗?

又据《三朝北盟会编》:

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甲申,金人寇京师,留守孟庾叛降于金人,……金人以铁骑数千据天津桥,将薄城下,钐辖李兴领七骑逆击之,金人罔测,遂退却,于是总管孙晖得南奔而去。兴自天津桥转战至定鼎门,已侵夜矣,额被重伤,昏仆于地,半日复苏省,记旧路,复走外邑聚兵。^⑥

金人铁骑从东来,先据天津桥,将进攻桥北的河南府城。钐辖李兴暂时逼退金人,河南府路总管孙晖却弃城而逃,渡桥南奔以去。李兴从天津桥一路抗敌,入夜后转战至定鼎门,始重伤昏迷。天津桥南端到定鼎门约3800米。在这段记载中,定鼎门究竟是只存地名,还是城门与城墙直至宋金之际犹然尚在呢?

反之,如果北宋时唐城的外廓城墙与城门都已经不存在,北宋元丰间特别在原来东墙的中部,新修一座罗门,更令人难解了。总之,文献不足征,只能把已知的事实陈列于此。

(二)文彦博与东罗门

东面三门各自有任务,陆行驿道自上东门出入,往伊水龙门者由建春门出入,漕河出入则由罗门。

罗门新建,出于文彦博与韩绛之手。文彦博于元丰三年(1080)六月丙午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致政。是年四月,文彦博上《奏西京漕河事》一文:

本府勘会自会通桥下至白马寺,洛河水路,滩碛浅涩,难行纲运,遂奏乞开淘古漕河旧道,稍令深阔,抵至白马寺,却合洛河,回避二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87页。

②(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五,《四库全书》本,第2a—6a页。

③④(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4a页。

⑤(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66页。

⑥(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1—1442页。文后尚有“是时金人已入城,以李成伪知河南府”等语,所入之城,系河南府城,与唐城无关,故不引录。

十余里滩碛。所贵通行纲船，不至滞碍，今蒙朝旨，依奏施行，看详中札，内更带下白波犂运司奏乞“开浚漕河至偃师县界合洛河，通济舟船”，虽与本府所奏事状大抵皆同，只是称至偃师县界漕口合流，必添展地里稍远，须至更差官覷步。所碾添开浚故道，地步长短，及地形高下，是与不是有古来河道，确实计定功料申上。^①

这件工程是在他担任判河南府时所经办之事，首句“本府勘会自会通桥下至白马寺，洛河水路滩碛浅涩难行，纲运遂奏乞开淘古漕河旧道，稍令深阔”，指河南府勘会通桥下至白马寺这一段洛河水路，盖漕河运路，即洛水河道，因水路滩碛浅涩，难行纲运，所以奏请调查“开浚故道，地步长短，及地形高下，是与不是有古来河道”，依据调查结果，河南府得以参考古漕河道，在洛水河床上开淘唐人旧道，修成便利行漕的水路。依照古代运河的规格，这条行漕河道，必定仍然沿着洛水而作。洛水河床平均宽达 500 米，岔道纵横，滩石遍布，漕渠所需约 35 米，只需沿河开浚一条大小相当的航道，令其深阔，便利航行即可，因而不到一年业已完成。

文彦博《次韵留守相公，以罗门、新渠并成，喜而成咏》诗云：

万艘潭汇嘉猷里，分洛疏伊尽北驰。远引
驶风通越货，肇营胜迹在唐诗。通渠中梗年滋
久，美利重兴势亦迟。漕口罗门今并复，相君
一一授成规。^②

诗题“留守相公”为韩康国（韩绛）^③，“罗门、新渠”并成，指复建唐代漕河及新建东罗门同时落成，落成时已经元丰七年了。文彦博于七年二月五日曾

奉召至汴京觐见，回到洛阳时已在清明之后，牡丹盛开之日，本诗盖作于此时。

嘉猷里在洛水南，是洛阳南城第一排，从东向西第二坊，出嘉猷里东，不远即是罗门，但由于没有更多材料，无法想象罗门的样子，只能大约定位在 34°40'30.28"北，112°30'41.24"东这一带。“万艘潭汇嘉猷里”指罗门到嘉猷里之间，有大型的泊船码头，类似唐代的洛漕新潭。“分洛疏伊尽北驰”，分洛指分洛堰，疏伊指龙门堰，二堰引水入洛阳城的渠道，尽皆北流到罗门下合洛。以地面海拔来说，分洛堰约 151 米，龙门堰约 155 米，罗门约 126 米，所以，本诗和前举的《邵氏闻见录》，都将所有的入城河渠的入洛口指向罗门。

三、四句，“远引驶风通越货”指漕运，“肇营胜迹在唐诗”，指恢复唐诗中所见的河漕盛况；五、六句，“通渠中梗年滋久”，通渠指便利的河漕，中梗年久，指唐人漕河失修多年，“美利重兴势亦迟”，美利是漕河之利，至今恢复已经太迟。最后的两句，“漕口”在洛阳县与偃师县界，是本次重修河道的终点，“罗门”是新建河漕潭东的城门，为本次重修河漕的起点，现在全部恢复了，然后归美于韩公的劳绩。

前文“本府勘会自会通桥下至白马寺”，起点在“会通桥”，北宋西京厢军十一指挥中即有“会通桥道”之目，可见此桥至关紧要，为跨洛水之桥则无疑。^④大约在铜驼坊的西北，其隔岸正对瀍河入洛之口，此处也正是唐代“洛漕新潭”大型码头所在地，其代表地址约在 34°40'19.59"北，112°29'37.47"东。

罗门，是为洛漕新河而作的新门。罗门内，自

①（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二五，《四库全书》本，第 8b—9a 页。

②（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七，《四库全书》本，第 3a 页。按：《宋史》第 311 页，《神宗本纪》载文彦博以太师致仕后，曾于元丰七年二月甲戌入觐。赐宴后，自汴京舟行返洛，至白马寺有诗。

③《宋史·韩绛传》：“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间民被溺者十五六。绛发廩振恤，环城筑堤，数月，水复至，民赖以免。哲宗立，更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康国公，为北京留守。”（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0304 页。按：“夏，大雨”以下，非元丰六年之事。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〇，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8389 页。载厢军之数，有“京西路十一指挥，桥道、关道、步驿、会通桥道、采造、牢城、壮城、马监、三水磨、东西八作、窑务”等目。又见（元）脱脱等：《兵志·厢兵》，《宋史》卷一八九，第 4639 页。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西京管内厢军既标明主守会通桥，则会通桥应为洛水上之主要桥梁。

112°29'15.41"东流下洛河岸，然后顺着河滩再东行 3.27 公里，才在 34°41'5.83"北，112°31'12.27"东真正注入洛水。从民国四年的洛河岸到今日灋水口之间将近 500 米的河滩地，现已开发，这片开发的滩地，可能就是唐代“洛漕新潭”的所在。^①

此一处泊船大码头在开元十四年(726)遭遇一次洪灾，起因是暴涨的灋水直接冲坏潭中船舶：

(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灋水暴涨，流入洛漕，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漂失杨、寿、光、和、庐、杭、瀛、棣租米一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钱绢杂物等。因开斗门决堰，引水南入洛，漕水燥竭，以搜漉官物，十收四五焉。^②

由于大水暴涨的时间在夜半，溺死者甚多。文中只说“灋水暴涨，流入洛漕”，其实流入的洛漕就是洛漕新潭。因为它的码头性质，所以漂没的租船货物数量庞大，财物损失严重。

引文中还说洪水坏舟之后，“开斗门决堰，引水南入洛，漕水燥竭”，斗门就是“洛漕新潭”的斗门，打开斗门，把新潭中的水放出到洛河本流去，使潭中无水，以便抢救货物。开元时期的斗门，到贞元四年(788)作了新修，穆员有《新修漕河石斗门记》一文道其事，文章一开始就说：“分洛为漕，斗门在都城东南中桥之右。”^③内容还谈到许多关于新旧斗门的不同、斜堰的作用与新修情形，不一具述。前文已知“洛漕新潭”在灋水入洛之口，穆文再指出“斗门在中桥之右”，从卫星地图上来看，与文彦博《奏西京漕河事》所说的“会通河桥”差不多是在同一区。

文彦博、韩绛所修的洛漕，与洛水本流是同一条河流，并非在洛水之外另有洛漕。“分洛为漕”四字甚为精要，指出洛阳漕河是分割洛水的一部分，修筑为漕运的河道，并不是在洛水之外另开一条漕渠，更不是引河上陆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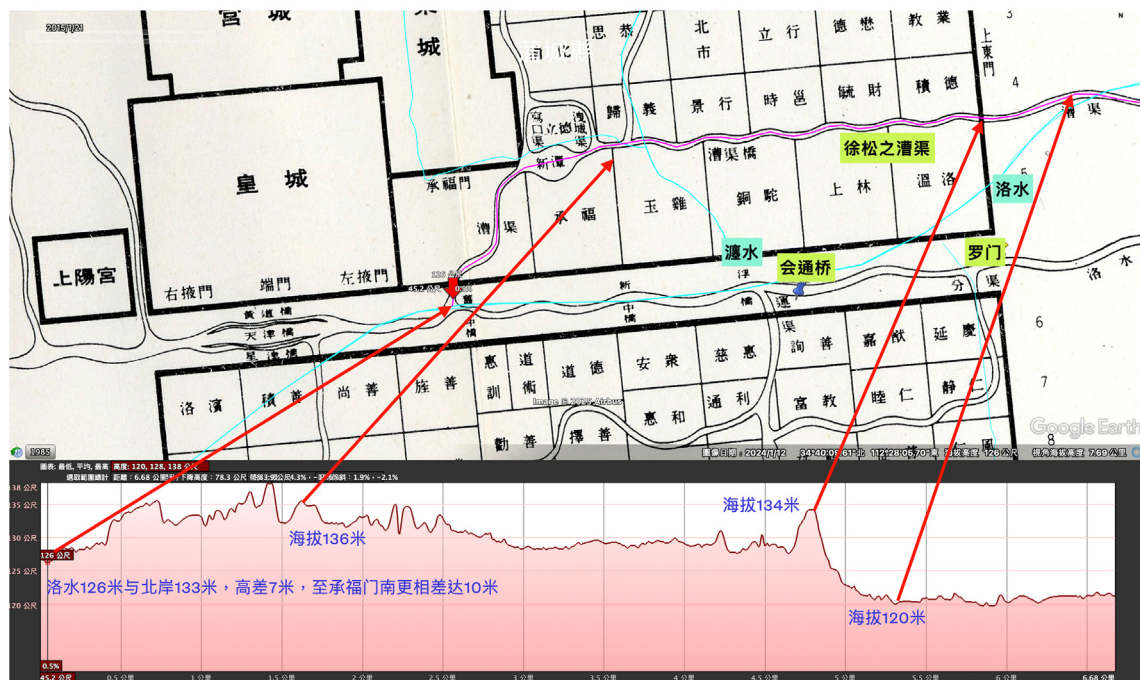


图 13 徐松《洛阳城图》之漕渠，请注意沿线海拔高低

①由于灋水古今并无改变，在河南府城东侧的这一段灋水河道，百年来也全无转移，所以如要确认灋水口的位置，只需注意其流下洛河岸即可，不必理会它顺着河滩的那一小段。定位在灋水口之后，洛漕新潭就不难定位了。

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七，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357—1358 页。

③(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八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8183b—8184a 页。文末有“唐贞元四年四月丁亥日记”。按杜亚以贞元五年十二月为东都留守，署佐其府。授侍御史。此文在入杜幕之前。

徐松不明其理，他所绘的《洛阳城图》，画了一条漕渠，自旧中桥北端引河入城，东流到上东门的南侧出城，犯了三点错误：一是把旧中桥的位置画错，二是如果漕河自上东门南方出城，漕船量大，必有水门，而该处并无水门。三是瀍水自北南流，如果要在城中开凿漕河，何不直接分引瀍水为水源，自高注下，其势益便；五代、宋、明之河南府城，即引瀍水为护城河之用水。洛河位低，而洛阳北城地势却很高，如何能够从洛河中引水进入北城而为漕河所用？

下面，再回到《邵氏闻见录》，继续作解读：

(5)(二水)皆入于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士庶园宅，多有水竹花木之胜。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

邵伯温谈洛阳的河渠，目的是谈洛中公卿士庶园宅的用水，所以他谈洛渠时用了“分诸园”，谈伊渠，也用了“分诸园”，到这里也注意到“诸园为废，花木枯死”。那么，什么是“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呢？

清汴^①，是元丰二年六月导洛入汴以后，给予汴河的新名称，这是元丰朝的一件大事。苏轼在元丰七年所作《浣溪沙》之“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②，与《送程七表弟知泗州》：“系舟清洛尾，初见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晓镜开烟鬟。持此娱使君，一笑簿领间。”^③其中“清洛”一词的用语，即源于此。

汴河作为隋唐北宋的大运河，需要有质量优良而且供水稳定的水源，引水处所是两条河流的交会，也必须有安全坚固的河防。从隋唐以来，汴河都取用黄河水，黄水进入汴之口，称为汴梁口。李翱《来南录》曾航行过这条水路^④(表 1)。李翱出发时所行的水路，便是唐代的洛漕。旌善第在洛水南岸、洛漕新潭的上游，乃唐代洛漕的起点，故称“上船于漕”。漕口在鄆师界，已见前，其友人石浚川由此登岸先归，可知此地是泊船码头。解表，指治疗病症。^⑤暮宿于巩县，指伊洛河注入黄河，宿于此，以方便次日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三句，是预告前途将往的水程，并不是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已经到了汴梁口。实际行程乃如

表 1 李翱初发洛阳

1 月 12 日	809 / 1 / 31	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于漕。
1 月 18 日	809 / 2 / 6	乙未，去东都。韩退之、石潁川假舟送予。
1 月 19 日	809 / 2 / 7	明日，及故洛东，吊孟东野，遂以东野行。潁川以妻疾，自漕口先归。黄昏到景云山居。诘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题姓名记别。既食，韩、孟别予西归。
1 月 21 日	809 / 2 / 9	戊戌，予病寒，饮葱酒以解表。暮宿于巩。
1 月 23 日	809 / 2 / 11	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
1 月 24 日	809 / 2 / 12	辛丑，及河阴。
1 月 28 日	809 / 2 / 16	乙巳，次汴州。

①“乙亥，都提举汴河隄岸贾种民言：‘元丰年导洛通汴，遂改汴口为洛口。止系通放洛河清水，遂名汴河为清汴。’”(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八，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1588 页。

②唐圭璋编：《全宋词》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18 页，苏轼词《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本年东坡自黄州团练副使移汝州，十二月二十四日从刘倩叔游南山，即盱眙会景亭，然后渡淮至泗州，北宋泗州在临淮县(今临淮镇)，由此离淮入汴，此时清汴工程完工才数年。

③(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〇，北京：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591 页。汴运河至泗州临淮县结束，因导洛入汴，故云“清洛尾”。

④(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三八，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442a—b 页。

⑤“内经曰：因其轻而扬之发扬，所谓解表也。疥癬痲痺宜解表，汗以泄之。”(金)张从正撰：《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儒门事亲》卷一，民国十二年北京中医社修补清光绪间江阴朱文震刊本，第 7a 页。

表列的顺序，先到河阴，再到汴州。

从黄河进入汴河的河口，称为汴梁口，一般省称汴口。由于黄河水浊，流大险急，自黄入汴的船只，常有倾覆之苦，因而每年需要大量经费来维护汴口。而且，黄河冬季水缩，每年最多只能通漕二百余日，因而有人建议新开一条运河，导洛入汴。也就是说，本来伊洛水是在巩县的洛口(34°50'19.54"北，113°3'32.46"东)北出黄河，现在他们想在伊洛水进入黄河之前，先予以截流，转而引入汴河，作为汴河的水源。因为洛水是清水，比黄河浊水的质量好，洛河水弱，可以减小航艘的危险。导洛入汴之后的汴河，就改称“清汴”。

关于“清汴”工程的定义、施工，到完工日期，《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都有清楚的记载：

(元丰元年四月)丁巳，权都水监丞范子渊言：“乞于汜水镇北门导洛水入于汴为清汴通漕，以省开闭汴口功费。”诏候来年取旨。^①

(元丰二年)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四月甲子兴工，遣礼官祭告。河道侵民冢墓，给钱徙之，无主者，官为瘞藏。^②

(元丰二年)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闭汴口，徙官吏、河清卒于新洛口。^③

以上就是清汴工程的概要。当初规划时，为了保证洛河的水量足用，乃有如下规定：

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④

不过，就在元丰二年(1079)六月清汴完工后，朝廷曾派遣左谏议大夫、直学士院安燾和入内都知张茂则二人行视，两人在元丰三年(1080)正月还奏时就提出：“洛水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还归洛河，禁之无益。”^⑤《宋史·文彦博传》也有“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其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无穷之利”^⑥之语。大概不禁洛水入城是众人的公议，不过，这项命令还是确实曾经执行过。在清端方《壬寅销夏录》收录的《宋文潞国三札卷》中，其第二札便是有关“禁伊、洛上源私取水”之事的奏牒：“预差定将来监开浚漕河官，准都提举汴河堤岸牒。为洛口水小，有妨行运，请权闭分洛堰口，权住放水入城。留府即时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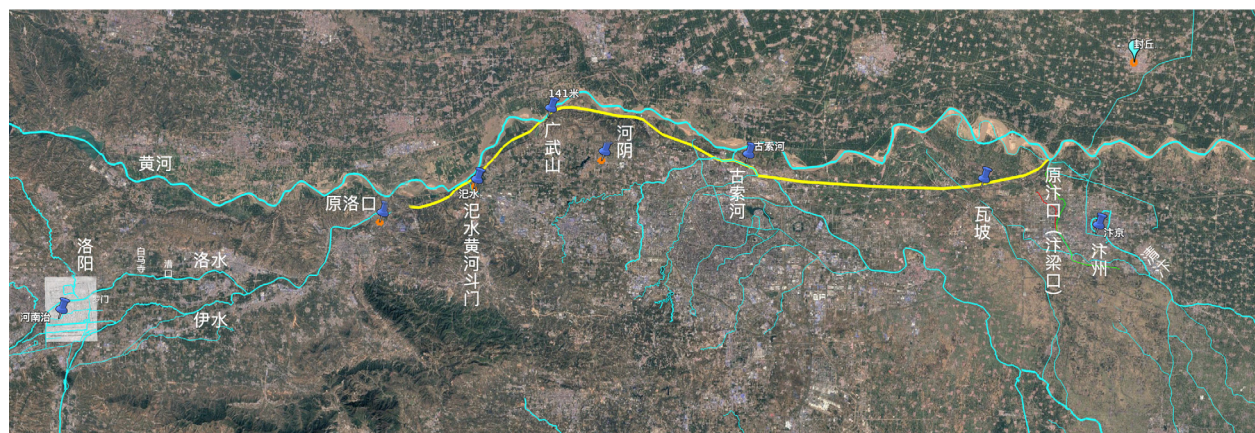


图 14 元丰二年清汴工程示意图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〇，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089 页。

②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328 页。

④(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卷 16，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标点校勘，王德毅校订，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8 年版，第 11 页。

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225 页。

⑥(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0264 页。

切断分洛堰入城水口。比欲更将午桥入城伊水切断,又为正值磨焦踏面年计事大,遂将入城伊水一支,以两岸分水小口子封闭,^①专用伊水一支动磨磨焦,其水只自磨下直流过,便却自东罗门出城合洛,并不渗耗却水势。”

这一卷文彦博真迹的证据价值很高,前面已引用过一次,用来证述分洛堰引水入城、伊水经由午桥入城,以及二渠最后从东罗门合洛的水情。它对于“禁伊、洛上源私取水”一事,具备了第一手官方文书的证据价值,非常重要。

观文意,文彦博收到命令以后,便已经执行了封闭分洛堰入城水口的任务。文中“为洛口水小”的“洛口”,是指清汴完工后,洛水注入汴河之口,不是巩县的洛口。“留府”,指西京留守府,亦即河南府;“即时”,即立时。但文彦博的本心并不赞成,他引述上级来文时,用了“请权闭分洛堰口,权住放水入城”,表示是临时措施。他希望只在洛口水小的时候才临时为之。

由此看来,《邵氏闻见录》所言“禁伊、洛水入城”,虽曾有其事,但因而使“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应非实情。而且,清汴完工后不久,朝廷就发现经过长途引水消耗之后,洛河的水量,并不足以供应汴漕所需的水深,汴舟载重者入水四尺,^②保证水深必须有五尺,为了维持供水量,只好开启汜水县的黄河斗门,并重启旧汴口的黄河斗门,放水入汴。此后,进入元祐、绍圣党争,禁伊洛水入城之事,也无人再提起了。

接着邵伯温又说:

(6)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间,公还政归第,以几杖罇临俎临是亭,都人士女从公游洛焉。

文中所述之事,我在前面谈“罗门”与“漕河”时已经处理了。文彦博与韩绛开复唐代洛漕旧道,始事于元丰六年四月,落成于元丰七年三月,邵伯温称元丰四年,乃其疏误。唐人修漕河,只是“分洛为漕”,漕河就是洛河,文彦博觉得当前的洛河水路艰难,希望找到唐朝的漕河故道,也还是沿着洛水本流去修筑,与“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毫无关系。新修的漕河到漕口为止,是因为漕口以下,不必施加人功也可以通漕,而且,在漕口是“与洛合”,并非“与伊、洛汇”。在这一段中,不但年代误谬,把毫无关系的事情都混杂到一起了。

“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师”一语,也是错的。洛水之舟本来就可至京师,即使文彦博不寻访唐代漕河而予以修复,北宋的纲船和民船本来就通行在洛阳与汴京之间,只不过水路未经整理的话,航行比较困难而已。至于唐代,除了前举李翱《来南录》之外,李白自洛阳赴梁园之《梁园吟》:“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久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③,也是由洛河出巩县洛口入黄河,经汴州至宋州,所以,由洛舟行可至京师,从来都没有问题,并不是在文彦博等人整修之后才能通航。

《邵氏闻见录》是邵雍儿子的见闻笔记,以本地人记父兄之事,一般人都不會怀疑它,但如前文所讨论的各节可知,《闻见录》也难免语焉不详或发生错误。徐松的判断力不如他自己的声名,《两京城坊考》一错再错,就怪不得别人了。

结论

白居易一首“伊水分来不自由”,指称自己的履道园西墙下的沟渠,来自伊水。

但是,在约一百年前测绘的老地图和现代的卫星地图中,都显示伊水的水位远低于唐代洛阳城的地面,不会形成天然支流进入洛阳城中,而且,在午桥和长夏门之间,完全没有河道,伊水自午桥北行

①其意为封闭入城后伊渠沿线的私家取水小口,不让渠水流入私家园林,只保留一条本来的主要水道。

②“元丰元年五月,西头供奉官张从惠复言:‘……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约汴舟重载,入水不过四尺,今深五尺,可济漕运。’”(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27—2328页。

③(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18页。

入城之事，仅存于记载中而已。

为了解决白居易之诗与现地今况之间的矛盾，笔者解读了大量古代文献，并经由数字化取得了所有的现地信息，做成一条模拟河道，如图 15。

除了模拟河道之外，笔者总结出以下五个结论：

(1) 履道坊西墙之水，来自唐代龙门堰，龙门的海拔本来高于城内，再以堰坝把伊水提高之后，被导入伊水西岸的引水渠道，北流经过午桥，再进入长夏门，然后流经集贤、履道二里，即白居易与裴度所见之伊水。

(2) 这条伊渠继续流向建春门内，折而北流，到北宋元丰六年新开的罗门，注入洛水。另一支东出建春门，出城之后，东南注入伊水。

(3) 洛河自分洛堰引水成渠，流出不久分为两支，一支向东至午桥，与前述龙门堰之伊渠十字相交。一支向东北进入厚载门，沿唐城南墙东流，然后北折，也在罗门注入洛水。罗门内的洛水本流，渚水成潭，即元丰六年利用唐人河漕故道新修成漕河的大型泊船码头。

(4) 南宋邵伯温《闻见录》提供重要的证据材料，本文以逐句解说的方式，结合文彦博的亲身工作记录，予以正确的解读。包括漕河、清汴、禁伊洛分水入城等问题，皆得以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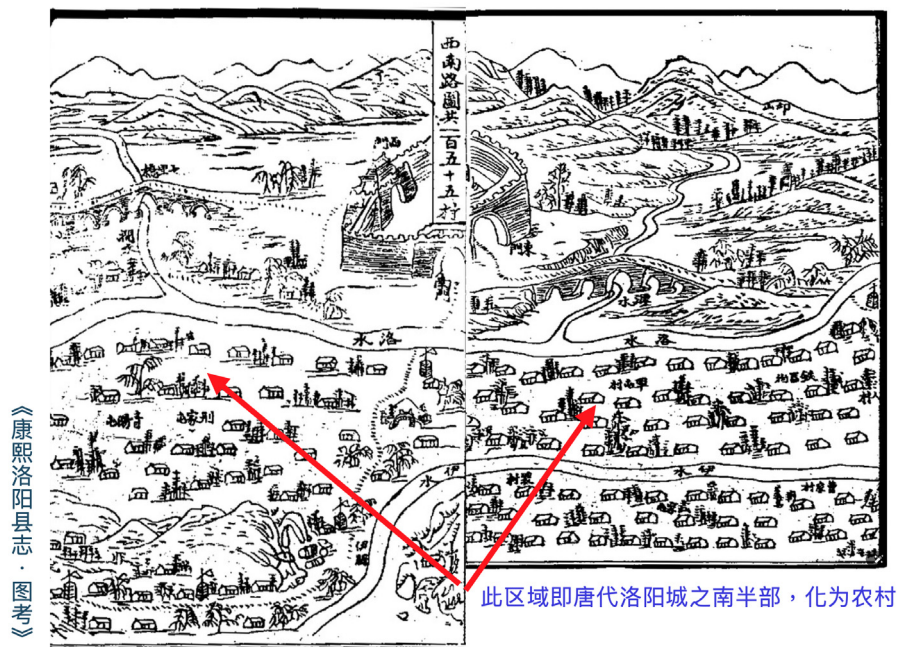
(5) 徐松《两京城坊考》问题不少，其《洛阳城图》之河渠尤甚，取用此书时须审慎。

总而言之，唐人从龙门石窟下的龙门堰分伊水入渠，伊渠北流经过午桥，再北入洛阳城中，然后贯穿洛城，合于洛河，不但确有其事，且至北宋仍然存在。午桥因为东受分洛堰的来水，^①又有伊水渠交会，所以自唐以来即为名区，绿野庄到北宋仍为名公园墅。笔者也关注洛阳唐城毁坏的可能情况，证据显示到金人取汴京时，洛阳唐城的定鼎门仍在，再加上元丰六年新建罗门于旧唐城的东城墙，可见唐代洛阳城区虽经唐末五代的战火，到北宋仍有城市规模，伊水渠仍受公权力维护与管理。金元以后，洛水以南地域迅速荒落，在乾隆《洛阳县志》图考之卷所绘的县城东南路及西南路图中，只有稀疏的村庄而已。此时农业用水仅由洛渠供应，应已足



图 15 模拟唐宋时代自龙门堰引水，经午桥正北入城，经履道里西墙，出罗门合洛的工程示意图

①(宋)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也在午桥，只不过陈与义友人饮集的桥上跨洛渠的，“长沟流月去无声”的场景，水流方向必然是自东向西流。参见(宋)陈与义：《陈与义集》，吴书荫、金德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494 页。



明清以后，洛陽唐城已不存在，农业供水取之洛河已经足用，伊水不复入城。

图 16 《乾隆洛阳县志》洛阳县城外东南及西南各村图合并

用。而且城西洛河的海拔高，灌溉水渠自西而东，从高就低，其势自然。不像伊水需要人功引汲，一旦经济力量降低，维修功能不足，流到午桥以南，即顺着地形东下，唐宋时期伊渠自午桥北入洛城的河

道便不能维持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白居易这条伊水渠的原因。

以上论述，全部以数字化卫星地图呈现，请同时利用笔者《天下通衢》GIS 平台(<https://see.org.tw>)。

An On-Site Research of Bai Juyi(白居易)’s Poem Sentence “The Watercourse Outside My House Being Conducted Reluctantly from Yi River” and its Interactive GIS Platform

Chien Chin Su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aoxiong 004159-7, Taiwan, China)

Abstract: Bai Juyi, with his unique poetic taste and ample leisure as a wealthy official, managed gardens and pools in the Eastern Capital. His poem “The Yi River comes but is not free; no one understands for whom it flows. Each family casts their lot at the foot of the wall; only I plant lotus flowers and build a small tower,” has become an aspirati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and a model for garden studies in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 Bai Juyi referred to the flowing water beside his residence as the Yi Channel, and for a hundred years, there has been no tributary of the Yi River flowing into the city within the river and canal system of Luoyang. So, what does “the Yi River comes but is not free” actually refer to? In fact, from the Tang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was indeed a Yi River channel that branched from the Longmen Weir, flowing through Wuqiao and Changxia Gate into the city of Luoyang. This article employs On-Site Research methods, digitizes early maps and archaeological restoration drawings, and provides precise interpretations of ancient evidence and artifacts, creating a simulation of the restored Yi Channel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also analyzes two historical events related to Luoyang city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uocao” and “Qingbian”. **Keywords:** Bai Juyi’s Former Residence; Tang Luoyang City; Luoyang Ludaoli Garden; Digital Satellite Map; GIS Platform

责任编辑:王启玮

长江学术 (双月刊) 2025年第4期 (总第88期)

主管、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长江学术编辑部

封面设计：武汉慧印时空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武汉市精伦达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邮发代号：38-432

订购零售：全国各地邮局

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址：<http://bk.11185.cn>

海外发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海外发行代号：9221Q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珈山武汉大学文学院

电话：（027）68754382

邮编：430072

E-mail: cjxs@whu.edu.cn

Fax: （027）6875412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2-1754/H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3-9221

定价：15.00元

2025年7月15日出版

ISSN 1673-9221

